



消失的帝国

女真帝国

出自肃慎族系的女真人走出大山的历史

孙 昊 杨 军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消失的帝国

NV ZHEN DI GUO

女真帝国

孙昊 杨军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序 篇 3000 年养晦韬光的山林人 /1

与华夏民族历史同样悠久的肃慎人，在华夏先民不断地将自己的文明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峰的时候，却在远离中原的东北群山中，无声无息地沉寂了两三千年之久。当他们在东北建立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灭亡以后，肃慎人又一次几乎被历史所遗忘。但就在契丹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出自肃慎族系的女真人各部正在默默地走出大山，在松花江流域建立起新的家园。谁也不会想到，这批被视为边区夷狄的野蛮人，最后竟成为大辽帝国和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第一章 一鸣惊人：横扫大漠的东北虎 /7

一个名叫函普的客人，在完颜部中定居下来。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后裔竟成为日后女真民族的主导。经过几代人的顽强努力，完颜家族终于将分崩离析的女真人各部落熔铸为一个新的统一体，成为白山黑水间的主宰。

完颜阿骨打，注定将成为一个响彻中国历史的名字。

头鱼宴上的“宽宏”：契丹人永恒的痛 /7

“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发明人 /15

直捣黄龙：一个传奇帝国的诞生 /20

契丹内讧：女真帝国崛起的助推器 /29

第二章 北南变奏曲：金宋两强的角力 /35

仅仅用了12年时间，女真人就灭亡了南北对峙了近200年的两大帝国：宋和辽。从辽帝国统治下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部族，到建立掌控淮河以北至蒙古草原广大地区的帝国，女真人仅用了半个世纪就完成了如此巨变，他们的发展为何如此神速？女真铁骑打下北宋的帝都开封，标志着北宋政权的灭亡，女真名将纵横中原，直将南宋的建立者宋高宗赵构追至海上，却最终承认了南宋这一偏安江南的王朝，其间又存在着怎样的隐情呢？

谁动了宋人的奶酪？——海上之盟的意外收获 /35

孤军南下扑东京：擒贼擒王的经典实践 /44

从张邦昌到刘豫：坚持不懈的代理人政治 /51

以土地换和平：狂飙突进式征服后的急刹车 /57

第三章 君帅之争：困扰两代皇帝的难题 /64

就在女真军队在战场上迅速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财富与权力同

步膨胀的女真贵族却开始闹着分家了。女真人学会了妥协，于是，年轻“无能”的金熙宗成为女真帝国的第三位皇帝，女真人浪潮般汹涌地对外扩张停止了，而金熙宗也注定将成为宫廷悲剧的主人公。几百年后的顺治皇帝会以他为鉴吗？

东朝廷，西朝廷：帝国艳阳下的阴影 /64

多头政治的终结者：渔翁得利的完颜亶 /72

斗争漩涡中的悲情皇帝 /82

第四章 梦碎江淮：功过参半的海陵王 /89

弑帝篡位成为女真帝国九五至尊的完颜亮，最终自己也落得个被杀的下场。“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统一梦，也随着他的死亡而烟消云散。这位颇有才华、更有雄心的皇帝，在史书中甚至都不能再拥有皇帝的称号，却充斥着他的荒淫故事。中国的正史居然以浓重的笔墨描写皇帝的后宫生活，海陵王究竟得罪了谁？帝国在他的执掌下，又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呢？

血雨腥风中走出的“温情”皇帝 /89

迁都燕京：帝国盛世的奠基者 /97

桃色新闻：贬损对手的上佳武器 /102

祸起萧墙：狂吞热豆腐后的悲惨结局 /108

第五章 大定之治：是辉煌，还是回光？ /119

在长达30年的统治时间里，金世宗以骄人的政绩向世人充分显示着自己的政治才能，女真帝国也走向鼎盛。中国北方自大唐王朝瓦解以后，第一次呈现盛世景象，金世宗甚至被捧为“小尧舜”，他篡位登基的劣迹往往被忽略了。随着金世宗精心培养的太子先他而逝，皇位继承人问题成为大金帝国挥之不去的阴霾。金世宗的改革是兴利除弊，还是饮鸩止渴，成为一道难解的百年谜题。

接收旧臣：险中求胜的完颜雍 /119

为海陵王收拾烂摊子 /123

汉化治国：大定治世的兴奋剂 /128

女真本位主义：维系帝国血脉的无奈选择 /138

第六章 盛极而衰：走向定居的苦涩后果 /144

养尊处优中成长起来的金章宗醉心文治，使女真人彻底摆脱了边鄙蛮夷的形象，但也被迫承受了文弱的命运。马背上打下天下的女真人，从马背上下来时还拥有什么呢？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上，另一个更纯粹的马上民族悄然崛起。

女真进士教育出来的文治皇帝 /144

北方征尘的阴霾 /156

回光返照式的最后大捷 /161

帝国斜阳：积重难返的汉化“恶果” /166

第七章 阴霾中的黄昏：内外交困中的金王朝 /172

金章宗宠爱一个名叫李师儿的妃子。这个名字与北宋末代之君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极其相似的女人，也将帝国推向与北宋同样的命运。如百年前宋人无法抵挡女真人进攻一样，现在，女真人也抵挡不住来自北方的蒙古人的进攻了。是战？是和？金宣宗作出了令人瞠目的决定。

近侍权重：章宗时代的遗产 /172

蒙古人的铁蹄：另一个马上民族的兴起 /179

南迁偏安：寻找铁蹄下的世外桃源 /186

封建九公：保卫河北的最后努力 /193

第八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被南宋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女真帝国 /199

女真兴起，对契丹充满怨恨的北宋主动与女真建立“海上之盟”；契丹最终为女真所灭之时，北宋也在女真人的进攻下土崩瓦解。当蒙古人对女真发起全面进攻之时，对女真有切齿之恨的南宋竟然又要联合蒙古人，百年间历史竟然上演了极其相似的一幕。喜欢读史和写史的宋

人，为什么要重蹈覆辙？

两场错误的战争：精神紊乱后的狂躁 /199

不争气的邻居：被迫南北两线作战的金哀宗 /207

汴京攻守：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 /215

唇已亡，齿不知：南宋大军的最后一击 /221

尾 声 山林中续写传奇 /225

女真帝国亡国以后，居住中原汉化极深的女真人逐渐融入汉族之中，完颜家族改姓百家姓中之王姓。至明朝取代元朝，女真人及他们的帝国在中原地区已鲜有提起，似乎这一族群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悄然而逝。其实在东北，女真人的后裔却正在崛起，又一个金帝国出现在白山黑水之间。

参考文献 /229

序 篇

3000年养晦韬光的山林人

与华夏民族历史同样悠久的肃慎人，在华夏先民不断地将自己的文明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峰的时候，却在远离中原的东北群山中，无声无息地沉寂了两三千年之久。当他们在东北建立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灭亡以后，肃慎人又一次几乎被历史所遗忘。但就在契丹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出自肃慎族系的女真人各部正在默默地走出大山，在松花江流域建立起新的家园。谁也不会想到，这批被视为边区夷狄的野蛮人，最后竟成为大辽帝国和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由纷繁的古代文明转向东北这片林海河流交织的土地上时，也许会惊叹于自然的壮美秀丽。东部广袤的高山地带，有绵延千里的长白山、小兴安岭等山脉纵贯南北；西部则有大兴安岭横亘在东北向西的通道之上。这样与东南的长白山脉一起，勾勒出东北地区的轮廓。茫茫林海之间，汹涌的历史波涛在这里变成山谷间的涓涓细流，沉重的历史记忆则成为山林中的清风鸟鸣。

在这里，独特的环境成为多个古代民族的摇篮，他们在这里从事渔猎畜牧，刀耕火种。在社会规模发展到超出当地自然资源的承载度时，他们往往会向外迁移，迁移的方向则受到环境的制约。东南的长白山脉险峻陡峭，不利于古代人们的迁徙。发源于东南长白山脉与大兴安岭的

河流向东倾斜而下，汇成今天的松花江、嫩江、黑龙江、牡丹江等几大河流，最后都在黑龙江下游汇聚，东流入海。跟随河流向东延伸的冲积平原像楔子一样插进了东部的群山之中。大兴安岭经过数万年的岁月沧桑，其山体大多是缓和的，阻挡不了人群的迁徙与流动。所以群山中的古代民族或通过河流冲积平原，或通过低缓的大兴安岭不断地向西向南迁徙，参与到中国历史的洪流之中。

涓涓细流汇成历史的波涛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不断重复着。每一次的主角往往不同，故事也就有所差异。而有这样一支民族，他们曾经是散居山谷、河边的“边缘人”，他们是东北乃至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但在历史上先后两次从东北的山林走出，成为创造中国历史的主角。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的脚印，有着多个名称，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女真”。

女真又被称为“朱理真”，是在他西边的古老的东胡系民族对其的称谓，意思是“东部人”。如果让我们追寻着这个民族的脚印上溯到先秦周时代，会发现，他们被称为“肃慎”或者“息慎”。在先秦的典籍中，肃慎往往是东部极其边远的代名词。据研究，“肃慎”也是“东部人”之意。

肃慎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神秘而又模糊，据传，舜、禹时代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禹定九州时，周边各族来贡方物，其中就有肃慎。周武王时，他们曾经向西周天子进贡过一种名为“楛矢石弩”的石箭。而下至两汉魏晋时代，史籍中又出现“挹娄”这一称谓，也是东胡系民族对他们的称呼，意思是“地穴人”。第一次以自称的形式出现是在《魏书》中的“勿吉”，以及后来隋唐时期的“靺鞨”，大体意思是“林木中人”。这群处于边缘的人群长期作为文明的他者而存在于史籍的记载之中，历代中原史家用极其相近的语言来描述这些山林中人。

这一族群散居于山林之中，依靠森林中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生。其土产有人参、蜜蜡、松果、生金，又饲养牛、羊、麋鹿、猪、马等家畜，

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渔猎活动，而且生活多集中于河谷地带，居住方式以半地穴为主。这种地穴是在地下挖出长方形土坑，再立起柱脚，架上高出地面的尖顶支架，覆盖兽皮、土或草而成的穴式房屋，里面搭上木板，铺上厚草和兽皮褥子即可住人。冬季寒冷或雨季潮湿的时候，在舍内正中拢起火堆取暖，支起吊锅做饭。这种地穴一直延续到今天，一般被称为“地窖子”，成为宝贵文化遗产。

“栲矢石弩”是中原人士辨别这群山林中人的主要办法，栲矢石弩是一种用桦木条为杆，尖石为镞的箭。中原史籍在提到这个民族时，往往都会首先说他们善使“石弩”，箭法精良，勇猛彪悍。其他临近的人群不敢轻易招惹他们。由于单位面积内渔猎采集经济所供养的人口有限，所以聚落群体一般规模不大，往往众多聚落散居山谷间，史书上记载，他们各有首领，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常常互相征伐。这些山林里的族群，世世代代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就这样，这些“边缘人”在这片山林与河流交织的土地上安静地生活了几千年。当其他东北民族向外迁徙时，他们仍然满足于这片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没有向地区外流动。只是在其他民族迁移的过程中，他们也向南向西移动，逐渐填补着其他民族迁徙后所出现的空间。

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民族，在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开始了聚落间的整合，以勿吉七部、靺鞨七部的名字闻名于中原。在公元7～9世纪，仍然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各部被称为黑水靺鞨，已经迁徙到松花江流域的被称为粟末靺鞨。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被人誉为“海东盛国”。契丹人兴起后，灭了渤海国，将渤海人从松花江流域迁到今天的辽宁。黑水靺鞨人却从北方向南迁徙，占据了北起黑龙江、南到辽东半岛的广大地区。在几千年的时间内，其栖息地由原来的长白山脉以北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由原来的黑龙江下游逐渐扩展到松花江上中游地区。而这时，也就是公元10～11世纪，占据东北大部的黑水靺鞨人又以一个

崭新的名称出现，这就是“女真”。

从女真这一名称登上历史舞台起，这个民族就已顺着溪流走到大河的岸边，开始参与到历史的洪流之中，不再作为另类的他者，而是要达到自我的实现。

女真人继承了祖先的传统，善于捕猎、射箭，会学鹿鸣吸引麋鹿，而且会利用一种名叫海东青的猛禽捕杀猎物。此时女真人的居住地已包括今天的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从山林中走出的女真人开始逐渐过上定居的粗放农耕兼渔猎生活了，但他们的食物来源仍然以渔猎为主。

女真人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真正的强者能够有勇力去战胜敌手，保护部人不受侵犯。同时，女真人也是一个爱马的民族，成为英雄人物的标准之一就是自家有马的数量多少。平时女真人是不会轻易让马拉车干活的，马是女真人宝贵的财富，只有在战斗时才舍得一用。英雄式的人物带领部众生活在松花江与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积极地与外界沟通、贸易，将自己的土特产贩卖给其他地区的人们以换取生活物品。其特产最有名的莫过于海东青与貂皮了。

虽然女真人部落众多，但仍被宋朝人看成极边低贱之夷。辽朝开国之后，逐渐控制了东北女真诸部。辽王朝在今天的辽宁辽阳建立了东京府，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负责管理当地的渤海人及东北的女真人。在对女真诸部实行征伐之后，辽朝将今天辽宁地区的女真人纳入版籍，征收徭役赋税，称之为“熟女真”。而对第二松花江以北地区的女真则不入版籍，只是要求他们按时进贡、朝觐，这些女真人被称作“生女真”。辽朝在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市设立黄龙府统军司，总管、监视这批女真人。同时还在女真地区授予女真诸部酋长官职，最高为大王府，其下还有详稳、宰相等职，对其实行羁縻统治。辽朝还时常派遣银牌天使到生女真境内索要海东青等贡物，往往征索无厌，而且还要女真贵族贡献妇女侍寝。女真人到黄龙府等“大城市”与辽人进行贸易时，往往受到压价，

甚至是掠夺式的强买强卖，辽人还饶有兴趣地称之为“打女真”。

辽对于女真人采取分而化之的政策，面对能威胁辽朝统治的女真部落，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对于迎合辽帝国要求的女真人则给予支持或奖励，这就更加剧了女真各部之间的矛盾，辽朝的统治者因此可以高枕无忧地坐收渔人之利了。

压迫与反抗往往是共生的，女真帝国的历史就开始于被辽统治的女真人之中，在经历了近千年的孕育发展后，这个沉寂在历史中的山林民族终于开始了真正的觉醒，创造了一段惊天动地的辉煌，将一个王朝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上，至今，人们还会脱口而出的这个王朝，就是显赫一时的“金王朝”。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记忆与思考。

金王朝的历史早已广为流传。其中有正史，也有野史演义，共同构成了人们对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既有对异族风情描述的春秋笔法，也有强调自我认同的诗篇颂歌。曾几何时，人们为金帝国的正统性吵得不亦乐乎——金国是异类还是中华儿女？在历史与演义交织之间，更多的人可能会兴致勃勃地谈起女真金国的凶猛铁骑，阴险狡诈的金兀术，更不会忘记岳飞直捣黄龙的气魄。也有人沉迷于北方民族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歌颂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王朝的辉煌和大定时代的灿灿文治。也许生动鲜活的人物与历史场景会构成人们心中女真帝国的点滴形象。

但是记忆往往是人们有选择性的建构，与历史有一定差距，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及其帝国，对其记忆更是千差万别。当代历史学者们正是在他者与自我认同的交织中理清其历史，还读者一个真实的。这种真实不再是忠奸善恶，而是历史的客观与冷静。在冷静之下，片段的历史图像变得遥远模糊，一个历史上的女真帝国清晰起来。帝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政治运作模式如何，读者可能会提出很多问题。虽然很多并不是这本小书能够承载得了的，但我们在读史论道之后往往会陷

人沉思：为何一个“落后”的“蛮夷”之族会征服“先进”地区进而成为统治中国北方的一代王朝。金代能够达到崇儒文治，汉化耶？儒化耶？在近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帝国轰然坍塌，其原因何在？是蒙古人入侵的压力使然？还是儒化过于文弱，变得不堪一击？在帝国坍塌 400 年后，女真人再次以惊人的速度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同一北方民族两次入主的记录。其间的奥秘何在？为何一个民族在沉默了近千年后会有如此的爆发力？……

我们能够做到的可能仅仅是带领您去体验 12 世纪称雄中国的女真帝国——金朝，您在读完这本小书的时候不一定会得到满意的答案。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当我们唏嘘慨叹之余，展开书卷，亲自感受由山间溪流到汹涌江河的奇境，也许会在心中聚成一片自己的海洋。

第一章

一鸣惊人：横扫大漠的东北虎

一个名叫函普的客人，在完颜部中定居下来。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后裔竟成为日后女真民族的主导。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完颜家族终于将分崩离析的女真人各部落熔铸为一个新的统一体，成为白山黑水间的主宰。

完颜阿骨打，注定将成为一个响彻中国历史的名字。

头鱼宴上的“宽宏”：契丹人永恒的痛

公元 1112 年初春，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照例到混同江钓鱼游玩。这并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辽代皇帝特有的巡游制度，史称“纳钵”。在纳钵期间，辽帝国的行政中心也随之迁到纳钵地，在纳钵地，辽朝皇帝要接见当地部族首领，招降纳贡，安抚诸部。每年初春，辽朝皇帝的纳钵地点就在混同江附近，也就是今天的吉林查干湖一带，此地就在生女真聚居区附近，每年都有大批女真贵族前呼后拥，为辽帝打猎、钓鱼。

像往常一样，女真各部族的首领都来觐见辽朝皇帝耶律延禧，为他钓鱼、打猎和提供各种服务。

钓鱼是春季纳钵的重要活动之一。先要在冰面上搭起帐篷，凿开

四个冰眼，将中间的冰眼凿透用以钓鱼，外围的三个不凿透用以观察。鱼将到时，观察人告诉皇帝，皇帝就到中间的冰眼用绳钩掷鱼。鱼中钩负伤带绳逃走，先放松绳子任其逃去，等鱼挣扎得没劲儿了，再用绳子把鱼拽上来。钩得的第一条鱼谓为“头鱼”，主要是鳊鱼、鲟鱼和胖头鱼。每出“头鱼”，辽朝皇帝往往要大肆庆祝一番，这称之为“头鱼宴”。

这一年，耶律延禧特别有兴致，在“头鱼宴”上，耶律延禧酒到酣处，命令在场的女真首领次第跳舞助兴。虽然这些女真首领在本地都是独当一面的酋豪，但在皇帝面前却不得不收起脸面，充作舞者艺人。而有一个年轻的女真贵族却神情冷漠，丝毫没有服从的意思，而是向前报告说自己不会跳舞。辽帝耶律延禧见有人驳他的面子，十分不满，一再催促，这个年轻人却打定主意坚决不从。耶律延禧看到他意气雄豪，料定他必为大患，想要找个借口杀掉他，但最终因手下劝阻而作罢。耶律延禧并没有料错，这个在头鱼宴上大煞其面的人就是日后灭亡契丹帝国的金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而发生在 1112 年初春的这段插曲也成为流传已久的一个典故。

阿骨打是生活在今天哈尔滨阿城区阿什河流域的完颜部女真人，是当时称为按出虎水完颜部的首领。他出生于 1068 年，即辽咸雍四年。史书上记载他天生神力，勇武异常，擅长射箭，敢于不披甲向敌人单挑。而且他对辽朝有着很强的敌对心理，不愿意在契丹统治者面前低三下四。早在辽道宗即辽帝耶律延禧父亲统治时代的末年，阿骨打就与一个契丹高官因娱乐产生冲突，他用刀背狠敲对方胸口。头鱼宴上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仅凭一个勇武异常的英雄似乎抵御不了一个国家机器的力量。阿骨打之所以能够敢于和辽朝统治者叫板，是以他的完颜部家族的强大势力为后盾的。

当我们把时间暂时向前推到 10 世纪初，也就是阿骨打所处时代的

100 多年前。完颜氏的先祖函普迁徙到僕燕水一带，即今天的牡丹江上游地区。他非常成功地解决了当地部落的纷争。史书记载，在这次裁决过程中，函普发明了征偿法，即杀人犯罪无须其他部民承担责任，只需犯罪者本人及家庭给予受害人合理的赔偿。通过这种方法，函普泯除了原始社会循环追杀的血亲复仇习惯，使女真人不再会因为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将整个部落牵扯到有害无益的仇杀中去。当地人将一位已经 60 岁的贤女嫁给了函普，以示感谢，函普遂在今天牡丹江上游地区定居下来。

牡丹江上游地区是山区，不便耕作，人们的生活以渔猎为主，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到了函普的孙子绥可的时代，他率领本部落迁居今天的黑龙江省阿什河一带。阿什河流域自古就是利于耕作、资源丰富的宝地，完颜氏迁到此地后，告别了无固定居所的生活，开始从事简单的农业耕作。这也就揭开了按出虎水完颜部勃兴的序幕。

第三代石鲁以下的诸位首领，据史书记载，都是英勇与智慧兼具的先知先觉的人物。昭祖石鲁在部内树立威信，确立了其家族在完颜部内的统治地位，其间也面临部人与族人的反对，但在他的叔父谢里忽的协助之下，石鲁成功地捍卫了他的领袖地位。同时，他带领部落向外发展，也取得辽朝的承认，被授予惕隐的官职。

但是此时的按出虎水完颜部还是生女真中一个普通的部落，势力弱小。石鲁带领完颜部人欲跨过张广才岭向东南的白山地区活动，结果不仅成果不大，而且石鲁的人马在返程中非常狼狈，石鲁本人也在渡过牡丹江后客死他乡。沿途部落频繁地袭击这支疲惫的队伍，甚至石鲁的灵柩也被人抢夺。石鲁的儿子乌古乃在完颜部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继承父业，挑起了守护完颜部的重任。

乌古乃，公元 1021 年生。因为嗜酒好色，饮啗过人，外号“活罗”。“活罗”在女真语中指一种大鸟，据说这种鸟以食牛马的疮而闻名，经其啄